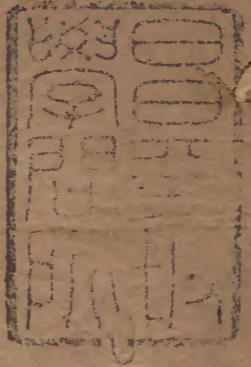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論



內閣文庫			
三九函架	一〇冊	九三五號	漢書類

五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1
冊數	10 (5)
函號	299 152

儒家圖書
共十卷



太極圖說論卷之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五

淺草文庫

或曰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未嘗直取其說而破之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孔孟千數百年後其說始入中國未嘗奉教於大聖賢人正其迷繆諸儒遂若前古聖賢猶未見及此本以立說吾子稱引五經四子書辨之此固張程所傳習久矣豈其一間未達明與孔孟立說有殊自謂發從來未盡之意假使起張程而面質之能令心折焉否耶余曰泰山之高

也遠而望之耳。非身登其巔，不可謂真知其高也。至中坂有巔，為無以復加而止焉。人止知其蔽于中坂之巔，不知由其不能真知泰山之巔。見中坂之巔，遂有觀止之歎也。此其說，即余前言諸儒信而好古，不及孔子之說也。故其本無善，無不善，論性不獨從其說，而有疑于性，且從其說，而若有甚惡乎性者。然如程氏言禽獸與人絕相似，然其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人雖甚靈，斲喪極多，惟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其他，皆誘之也。夫以人性受于天

本于命，其知覺之靈，始于孩提愛敬之良知良能，極于聖人贊育之大德大業，何一不本吾性之自然，而有之。今止以飲乳一事為自然，其他皆誘之，是人自免懷以後，愛親敬長，參天育物，皆非自然，皆可謂誘之矣。誘之為言，以其非本自然，而為之，必教之學之，勉然而為之也。誘之為言，即老氏人性所為一切皆偽之說也。即釋氏人性所為一切皆妄之說也。彼二氏以有生來一切本吾性所為，皆偽皆妄，自必以彼有生以前，有生以後，一切無為，皆真皆實矣。程氏論

性至此不覺喟然太息于人之性反不如禽獸之性也禽獸不待教不待學人必待教待學禽獸營巢養子莫非不教不學之知能人舍飲乳孰非必教必學之知能禽獸終其身爲禽獸乃不斷不喪其天真之禽獸人終其身爲人乃日斲日喪其天真之人故禽獸生死一無善無不善之禽獸人之生死一有善有不善之人以禽獸無誘而人皆有以誘之也故人之爲人其爲聖人爲君子爲賢智之人皆有所誘之而爲善之人其爲惡人爲小人爲愚不肖之人皆有所

誘之而爲不善之人而性之所爲無善無不善者自若也爲此說者止因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既未嘗一取而論辨之而告子又未嘗直指此性本來所以無善無不善之故止能言杞柳爲栝棬湍水決東西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諸說無非指人生而後所謂非本然而誘之者言之孟子亦卽以人生而後是本然而非誘之者折之耳今程氏旣主其說不得不取一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自必本佛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卽心尚無心性尚無性况六根八識尤

為人生孽障之說說之蓋佛氏之教其弟子亦如程氏所為不容說而不說者也故其弟子之能悟者亦其師以為悟而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悟而可之也其疑者亦其師以為疑而不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疑而不可之也所為無上秘密之旨可以口傳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一切呪偈多胡語不可翻譯皆不可說而說之即說之而猶夫不可說也程氏以為吾欲本其旨以發其義又安可徒如佛氏說猶不說無所徵驗之言以說之自非取一可徵可驗

者言之其事其理如指諸掌何以使人曉然心悟而悅服之耶故特以人與禽獸相比擬使禽獸之本來無善無不善見人之本來無善無不善亦見而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亦見矣余嘗由其言而推之彼以營巢養子言禽獸之性然可也言禽獸性之有知而然亦可也○如○此○破○解○破○日○當○空○繼○塵○縷○析○以言禽獸有此性此知即謂禽獸此性此知之善不善而然不可也如鳩之不能營巢鶴之不能養子不可遂謂禽獸有性不善即莫不營巢不若鳩之不能營巢莫不養子不若鶴之不能養

子○遂○謂○禽○獸○有○善○無○不○善○亦○不○可○也○以○營○巢○養○子○可○
以○性○言○不○可○以○善○不○善○言○也○人○之○嬰○兒○飲○乳○自○然○非○
學○雖○謂○之○出○于○性○出○于○性○之○知○不○得○以○性○之○善○不○善○
言○之○亦○猶○是○也○蓋○飲○乳○自○然○固○不○可○歸○之○不○善○性○本○
無○不○善○也○若○卽○歸○之○以○善○是○性○又○本○善○矣○此○程○氏○不○
從○人○生○後○誘○之○者○說○而○從○人○生○初○自○然○無○所○誘○者○說○
使○人○知○嬰○兒○飲○乳○而○外○不○獨○知○愛○知○敬○非○生○而○有○之○
凡○嬰○兒○之○知○覺○運○動○古○人○所○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稍○一○涉○善○與○不○善○皆○非○生○而○自○然○無○始○以○來○之○本○然

矣○嗟○乎○千○古○聖○賢○言○性○其○言○有○善○無○不○善○如○此○而○程○
氏○言○性○必○本○無○善○無○不○善○如○此○程○氏○豈○未○嘗○取○而○反○
復○深○思○發○爲○此○論○使○人○讀○其○書○一○如○讀○告○子○佛○氏○之○
書○而○信○者○半○疑○者○半○耶○嗟○乎○此○其○說○以○言○人○生○本○無○
善○不○善○未○爲○不○可○然○非○并○性○而○無○之○并○性○之○知○而○無○
之○猶○未○可○言○也○夫○飲○乳○雖○出○自○然○猶○是○嬰○兒○之○性○猶○
是○嬰○兒○之○性○之○知○是○嬰○兒○自○無○始○來○不○能○不○具○此○性○
此○知○而○來○由○飲○乳○而○充○之○其○性○必○非○飲○乳○之○性○而○已○
也○由○飲○乳○而○充○之○其○性○之○知○必○非○飲○乳○之○知○而○已○也

人徒見嬰兒自飲乳而後由弟子以迄成人知識日
益長行能日益茂雖至爲君子爲聖人曾有一事如
嬰兒飲乳不待教不待學自然之知能可比類而稱
道之耶是止以嬰兒論嬰兒不可以少長論嬰兒不
可以成人論嬰兒矣夫少長卽嬰兒之少長成人卽
嬰兒之成人而必不可以少長成人與嬰兒並論者
以少長成人之知能非嬰兒之知能也夫少長成人
之知能固非嬰兒之知能豈少長成人之性覺亦非
嬰兒之性覺耶乃必謂飲乳一事是自然其他皆誘

之說亦不必然之理也今夫木之爲物其始一仁而
已豈有所爲含苞有所爲吐花有所爲結實可得而
指數者耶及其萌芽甲析而含苞者含苞吐花者吐
花結實者結實此可爲仁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仁
中自具之物耶鳥之爲物其始一卵而已豈有所爲
羽毛有所爲血肉有所爲皮骨可得而指數者耶及
其精滿氣足而羽毛者羽毛血肉者血肉皮骨者皮
骨此可爲卵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爲卵中自具之物
耶人自嬰兒離母腹時混沌無知其神完其天全謂

飲乳爲自然固自然也然飲則知飽而不飲則知飢
不飲而飢則知啼飲而既飽則知笑者不可謂非嬰
兒知覺之性之所由始其他特蘊而未發耳自是而
教以愛親從兄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愛之
從之其心若有安焉者一如飲乳之笑不愛不從其
心若有不安者一如不飲之啼誰爲爲之耶自是而
教以謹言信行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謹之
信之其始若有所不能及一如不飲之啼謹之信之
其後又若有所不能已一如飲乳之笑又誰爲爲之

耶自是而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

析○義○不○盡○必○不○能○內○則○外○微

通達純乎教而學之矣然紛華靡麗誘而去之者多
矣其不爲所誘而強立不反者此其人徒恃有生口
耳之功乎抑不能不恃生初性覺之力乎自是而其
德爲人倫天德之德其業爲成已成物之業其人爲
至聖至誠之人其與嬰兒相去萬萬矣乃孟子猶追
而稱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孔子猶謹而重
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亦獨何哉由是言之人之嬰
兒猶木之始生于仁禽之始生于卯飲乳而後無一

是嬰兒之事無一非嬰兒自具之事無一是嬰兒之
理無一非嬰兒自具之理其事其理無一非嬰兒待
教而知待學而能之事理又無一非嬰兒教亦教其
天性自有之知學亦學其天性自有之能之事理也
猶木之不見含苞吐花結實于仁中而無不在仁中
鳥之不見羽毛血肉皮骨于卵中而無不在卵中耳
然此猶就人性之本善者見之更有爲不善而不失
其本善尤足以見之人自孩提以後物欲誘之孟子
所謂喪其良心斧斤伐木萌蘖殆盡矣而平坦之氣

好惡近人從何而生使非本孩提自有之性而欲于
物欲充塞中求之必不可得之數矣又若反道敗德
九刑不忘一旦悔禍自怨自艾如竺景秀所爲浣灰
滌腸抽刀刮胃卒成善士爲世稱歎此又非孩提良
知未泯未絕又安有終其身爲不善一旦能悔能遷
如是耶此可知人性之有善無不善不以生初而有
不以老死而無不以孩提無誘而有不以長大日誘
而無此又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也論者謂天
地初闢悶悶淳淳一如嬰兒及其風氣漸開真朴日

散老莊之徒嘗造物之不仁詆聖人之作偽造爲塞
人聰明愚人耳目之說以挽之苟如是自渾敦氏以
來其人之元本日斷日喪如江河日下而流于異類
不知于何底止矣且風氣之日漓如是生人之日漓
如是其生嬰兒之日漓亦復如是矣乃卽天地生嬰
兒者觀之由今茲以溯邃古其神完而天全初未嘗
以風氣日開少變其始至于淳粹之君子朴茂之小
人何時無之何地無之此亦足以見天之生物人之
受生萬古一日無始無初可類而推之矣由是言之

程氏何嘗以嬰兒之性說嬰兒哉亦徒以嬰兒之氣
說嬰兒而已矣若如老氏還淳反樸復歸嬰兒之說
自必人生終其身爲嬰兒以保其無善無不善之性
一日不爲嬰兒則一日有善有不善一日不得有其
性矣而老氏陰狡悖逆生于心而發于言者又何多
乎哉其能歸嬰兒與不能歸嬰兒又當何如也

凡執一事一理論人論物不能通徹言之皆由見
理不真桂山無一語一言不通徹止以一理貫之
橫行倒撞頭頭是道此通儒之所以難得

之所為無而有者亦信之矣。即於彼所為無而有有
○玄○言○妙○諦○非○思○所○及○
 而無者亦無不信之矣。凡物之性吾儒亦未嘗不以
 與人近者言之。然其氣質與性究不可以人之聖凡
 智愚相去無幾者比而論之也。聖人能盡物性能使
 物自遂其生自全其性而已。佛氏于禽獸其生也謂
 能馴之化之其死也謂能超之度之其所為馴之化
 之者如鳥之食其掌巢其頂人雖神其說然亦不過
 如劉累之豢龍海客之狎鷗而已耳。至禽獸而度為
 人有自化馬王物亦成佛諸說佛氏從有言無從無

言有無不可隨其意所欲言而言之。犬牛人性不害
不○言○其○妄○而○妄○自○見
 為一鉛鐵性殊黜化為金不過取以証其說之不誣
 耳。然而天之生人生物輕清重濁相去不啻倍蓰矣
 天不能使物不從重濁之氣而為物。佛氏獨能使物
 入輕清之氣而為人。是天能生物。佛氏能化物。天一
 日不知生幾千萬億物。而不能使一物化而為人。佛
 氏一日不知化幾千萬億物。而能使無物不化而不
 為物。然而天之生人與物。百千萬億年如斯矣。人猶
 是人也。物猶是物也。生者可見而化者不可見。人雖

由其言無而于其凡言無者無不信之子又何必以
吾爲不然而始信之耶或曰程氏又言人之于性猶
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夫人之爲人猶日之
有體也其有性也猶日之有光也體與光二而一者
也今以人如器器之受光莫如鏡天命之性如日之
光賦人于氣質之中一如鏡受之而有光是人之氣
質非天之氣質猶人之器非天之器也其性乃天之
性非人之性猶鏡之光乃人之光而日之光乃天之
光也天與人若無與也天之性與人之性又若無與

也此從古言性所未曾有之喻言也嘗有問黃勉齋
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在未受生以前
可謂天之命不可謂人之性勉齋答以天命之性未
嘗不寓氣質之中或以既有此性在氣質中何以形
而後有之性又有善惡之不同勉齋答以氣有偏正
性亦隨而偏正或又以如此則性既隨氣質而善惡
自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何以又有未發之中
之說勉齋又以性固爲氣質所雜矣方其未發此心
湛然氣雖偏而理自正及感物而動雖至善之理聽

大學問說 卷之五 七 精義

命于氣而善惡判矣其說如此愚謂程子受光之說
 明以器之光日之光而二之矣即所謂天命之性氣
 質之性是也勉齋以為天命之性原在氣質之中氣
 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天命已隨氣質而變又安
 得復有天命本善仍在氣質中耶故以未發為中詰
 之勉齋又謂未發自正感物而偏是天命之性在氣
 質中止可未發而靜則有之已發而動則此性既隨
 氣質而善惡矣是徒以一動一靜分氣質天命為二
 性而言之勉齋為張程解不本張程之旨解之蒙有

惑焉願聞其說余日子于受光之辨可謂明且哲矣
 此正張程分性而二之之本旨也或人問勉齋辨析
 純正而勉齋所答絕非張程本旨張程本分性為二
 而論之勉齋仍歸性于一而解之是以已之可解解
 張程之不可解猶紫陽無形有理為圖說解伊川理
 一分殊為西銘解也蓋自有天地生人生物以來氣
 與質為類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之為氣而可以質
 為氣不識質之為質而可以氣為質性與氣質為類
 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質之為氣質而可以性為氣

質不識性之爲性而可以氣質爲性雖小儒曲學紛
紜雜出而論性究不能出從古大聖賢人言性而自
立一說者也○惟張程論性自謂能發孔孟所未盡總
緣惑于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不知氣質之
爲氣質遂以氣質無知而爲有知之物不能以性之
有知表而出乎氣質之上使性得而主之反以性之
有知推以入乎氣質之中使氣質得而主之惑于佛
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與告子無善無不善有合也
○下○耳○提○面○命○來○那○得○有○此○怪○絕○
并不知性之爲性遂以性爲有知而反若無知之物

此等妙義非從孔孟座

不能于性之惺然而覺有條有理而本有者求之必
于性之冥然而寂渾淪無物雖有而若無者求之此
其視氣質之能運能動不得不以不善歸之也必矣
又安得以性之能知能覺入乎能運能動之中止歸
之以善不歸之以惡者哉是其視氣質之能運能動
固已惡之矣况以性之能知能覺入其中而與爲不
善有不惡之尤深者乎又安肯以與氣質爲不善之
知覺反而入彼無善無不善自然之性覺可與證本
來之果者耶故從佛氏之本旨謂人自無始來賦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古 佳山堂

運動之氣質卽賦此知覺之性而爲人使人自以其
知覺知覺其運動自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不過爲
能知覺能運動之人自成其爲人而已我獨不以人
之氣質爲氣質卽不以人之運動爲運動不以人之
性爲性卽不以人之知覺爲知覺不以人之知覺止
知覺其運動人之運動止運動其知覺而以舍吾氣
質之運動而求其不運不動舍吾性之知覺而求其
無知無覺舍吾天所已付之氣質而求吾未賦氣質
之先舍吾天所已付之性而求吾未賦性之始吾視

佛氏立教根本和盛托出何處可着打燈謎語

吾與人同付之氣質其能運能動直臭腐視之而已
吾視吾與人同付之性其能知能覺如器之受光非
日之本光直糟粕棄之而已矣張程有味乎其旨故
不惜以入氣質之性爲非性委而棄之以歸于氣質
自求其所爲無善無不善之性于氣質之外以爲此
真天命之性也告子之言佛氏之說豈欺我哉又安
肯如子所言人之有氣質猶日之有體人之有性如
日之有光不欲以一性分而二之哉至氣質之性形
而後有之說使未受生之前更無有性則可如其有

之是形而未有之先又有一性矣夫形而後有即嬰兒出離母腹時有是形即有是性者也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以前必在嬰兒未離母腹時先有之是天地原有二性賦人一則未形以前賦之一則有形以後賦之雖天下至愚之人有不知必無是理者乎或人求其說而不得以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歸諸人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前歸諸天故曰性固善矣于人剖析曲折屢樓下能蔽天尺寸何預此亦可謂善疑亦可謂善論矣然張程本旨正欲以形而後有歸人受生以前歸天分而二之不以

為怪者也勉齋乃以天地自然之性即在氣質之中是又取其所分之性而一之也何以解或人之疑哉故又以天地自然之性既在氣質中自必有善無不善矣然其有善有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勉齋又以氣質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氣質善惡與性若無與但氣質既有善惡性亦隨而善惡是性以氣質故一如為法受惡性亦何所辭哉乃此時何以反舍天命之性不問又止執所為氣質之性別為一性而歸獄之是一人之身一與氣質為類而受惡之性一不與

未發為中為和了無干涉○余謂勉齋解二性之說以
 一性解之猶紫陽之解圖說伊川之解西銘不解其
 近○二氏之說而徒以孔孟之解解之者也○

凡為異端下針砭必使異端之病根無不發露然
 後以聖賢國工之手針砭之宋儒攻二氏止以我
 攻二氏不能以二氏攻二氏○輸桂山一着在此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七

或曰橫渠說氣質加之性二字乃又有天地之性之
 說究竟氣質是何性不與天地俱來者耶天地是何
 性不與氣質俱來者耶又云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
 存焉則是天地之性本在吾氣質中反之養之即變
 之化之之說也不獨氣質無知之物從吾天地之性
 而變之化之即氣質本無知加以有知謂之性者未
 有不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矣乃又云惡盡而
 善亡不言善而止言性與程氏言性同而言繼善成

性則尤異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橫渠既以性屬氣質又言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存是以氣質之性不可謂性必天地之性始可謂之性也夫氣質無知本不可言性之物而亦以性言是不過以性與氣質同賦于天有是氣質卽有是性有是氣質之運動卽有是氣質之知覺既以不知氣質者屬之以性自必以不知知覺之屬性者并以屬氣質焉耳余姑舍氣質之無知覺卽以彼言有知覺者論之夫天地既賦人以有知有覺之性變化吾氣質矣又有一有知有

覺氣質之性與吾天地之性相持于變之化之間人心道心交戰于胸中有二性卽有二心譬諸兇暴之小人與善柔之君子交手相搏其不勝也必無幸矣○正○襟○危○坐○而○談○詖○淫○邪○道○之○詞○何○從○而○入○矣是天下之性未必不皆爲有惡而無善之性又未必不皆爲有惡而無善之人亦已久矣然則從古聖人于冥冥陰陽中識取天止一命人止一性所爲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豈其止能識取天地之性不能并氣質之性而識取之恐亦必不然之理也乃又曰性未成善惡混夫此未成之性必非人生以前未受

之性此時天命之性安在為所混不為所混果何如者耶且謂變變而繼其善吾不知善惡混時必求善而繼之憑何性而繼之苟天地之性吾生而未受之則與吾本無與者也苟生而已受之則與吾氣質之性一善一惡並立其間自非本吾天地之性以制吾氣質之性戰克而為主于中未有能變變而繼其善者也如是則天地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善可知矣○抑○剔○至○無○可○搜○剔○處○始○見○本○來○面○目○氣質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不善可知矣以善制不善則善為主而吾性之本善可知矣以吾性有知之

善制吾氣質無知之不善即制吾氣質本無知又有性而有知之不善則以吾有知之善為主無論氣質中有知無知之不善孰敢不變而為善而吾性之本善又可知矣何以又云惡盡去則善因以亡又云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夫性未成善惡混時尚欲繼善以去惡使性成其善豈有變變繼善若此惡既盡矣性已成矣純乎善矣何以反云善因以亡然則吾變變繼善所繼之善其善安在而可云亡耶是明以性未成善惡相對混而不分見惡斯見善而善可見故

善不亡及惡盡去。獨有善止見善不見惡。惡既不可見。善從何見。善猶無善不亡亦亡。亦不過明無善無不善一語而已。夫性之本善非惡可混。夫人而知之。乃云善惡混。徒以氣質混之也。以氣質之混。故云惡。今疊疊而繼其善。善繼而惡去。惡盡去而純乎善。此正性成之時。無論其所謂成者。是天地之性。耶是氣質之性。耶。可以性名。卽可以善名。乃橫渠又若止。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者。此又何說耶。如以天地之性。不可以善名。此告子佛氏之本旨。告子佛氏言之可。

也。若氣質之性。張程之言也。其始之善惡混者。今則不混矣。且惡盡去而純乎善矣。其善養善反。用力亦已至矣。何惜乎善之爲善。不予氣質之性。必云善因以亡。必云舍曰善而止曰性。嗟乎。此張程以人生之性。乃善惡混之性。卽善惡終不混。不得歸之以性。卽欲歸之以性。亦必歸之天命之性。而後可謂之性也。所云善反善養。則人盡而天者。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終不欲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歸之以善之本旨。不已情見乎辭哉。由其說而推論之。其所謂天地之性。

卽佛氏湛然宋然不落陰陽獨存本覺者是也其所
謂氣質之性卽吾儒降衷恆性有物有則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者是也佛氏之性但從無始認取本來一
切六根八識止須屏之絕之彼所爲從火坑而吐青
蓮者是也吾儒之性去欲存理戒懼慎獨以言氣質
必變之化之以言心性必操之存之彼所爲淘沙而
見金鑿石而得玉者是也取二家而較論之從吾儒
者用力苦而登岸難一似強勉而爲之者也從佛氏
者見功速而取徑捷一似自然而得之者也儒者惑

其說不獨張程爲然矣故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
二之明以天地之性歸佛氏而以氣質之性歸吾儒
以吾儒卽由戒懼慎獨以致中致和不過以氣質之
性自治其氣質而已必至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
存終不以天地之性屬吾儒之本旨也終不以佛氏
○讀○孔○孟○書○不○讀○桂○山○文○未○可○與○二○氏○對○壘○
無善無不善之性而又入乎有善有不善氣質之中
又爲善反不善反善養不善養而受其功過之本旨
也故雖儒者性成必含善而言性以明儒者言性必
通乎無善無不善之佛性始爲性又安用徒以性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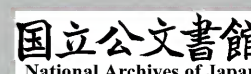
大學問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善而言之哉。又恐世之訾其以儒而逃墨也。故一性也。分天地氣質為二。以別之。其旨肆而隱。其辭曲而游。無非發明。告子未盡之言。佛氏已洩之秘。與孔孟立說迥別。不得已。又止以孔孟論性。乃極本窮源。一語推而遠之。而自伸其說者也。

橫渠繼善成性之說。宋儒訾議甚多。紫陽直以不知性非之。然止非其與吾聖人言性相悖。繆而不。知其暗入二氏窠臼。中雖明與聖人相悖。繆而不。惜者也。若留一字疑義。不為洗滌淨盡。雲霧千重。即從一字起障。不至無天無日。不止千叠苦心。萬叠苦言。吾讀盡古今萬卷書。不曾有此等文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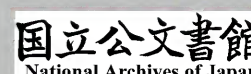
或曰橫渠宋之大儒。其格物窮理。必造其極。豈真無見於告子佛氏之說。超出孔孟之上。肯舍從古大聖賢人言性。特立二性之說。以疑天下之人乎。余曰。氣質而加之以性。考諸三王而繆。俟之百世聖人而惑。有所不能免者也。其不免於惑。且繆者。由其不知氣質之為氣質。即不知性之為性耳。夫氣質之為氣質。天下至愚之人。誰不知之。吾謂其不知者。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以謂之不知也。非徒不知氣質。



而已也。并不知善惡。何以謂之不知氣質也。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性之有知者。反使氣質得而操權。譬猶莽操篡漢。閏位餘分。而以正統歸之也。何以謂之不知善惡也。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性之純乎善者。反使氣質之不純乎善者。與為同過。譬猶大禹神智。疏河濬川。而亦以岷族棄之也。余前言也。論之矣。今不得已。更以氣質之為氣質。與子言之。人之有氣。非人之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非人之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非人之性。天之命也。氣質性

命。天與人合而有之。氣質非先性命。而有性命。亦非先氣質而有。所為二而非一。又一而非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天一混沌之物耳。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為命。地一塊然之物耳。人有氣質而無性。一血肉蠕動之物耳。故天與地雖分。人與天地雖分。而性命氣質合則有。而分則無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固不可以為天天有命而無氣。亦不可以為天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為命。固不可以為地地以天之命為命而無其質。亦不可以為地人有氣有質而無

○如○此○說○氣○質○與○性○猶○有○牽○強○支○離○為○說○者○真○甘○心○為○異○端○之○人



其性固不可以爲人人有性而無其氣與質亦不可
以爲人此性命與氣質天地與人一有而無不有必
無先有天地與人而後有性命先有性命而後有天
地與人自然之理也今橫渠以性未成立說是以人
性有成時有未成時言矣而不知性之在人不可以
成未成而言者也其以成未成言者乃受性以後人
之事而非天之事也人受天所付之氣而以耳目口
體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卽受天之性而以仁義禮
智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天爲付性之天人爲受性

之人既已付之受之而有之矣又何未成之有哉若
舍天無所爲而爲之成言人有所爲而弗爲之未成
止可言人未成不可言性未成此聖人所以繼卽言
善成卽言性中庸所以命卽謂性率卽謂道者是也
故曰誠者自成也苟其人不能以自成者成之直謂
之不誠而已直謂之不誠無物而已於性之本成何
與乃欲以天之付有是性而亦以未成言之不亦繆
乎然則性未成之言自必其人繼善成性之物不繫
之人不繫之天繫之非天非人之間虛其位而言之

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一本無之性○不可以善名不可
以惡名之性○非人生而後有善必繼○疊疊然銖積寸
累○而始繼之善○有性必成○疊疊然爲仁爲義○爲孝爲
弟○而始成之性○亦猶夫告子杞柳湍水之說而已○此
余之不能爲橫渠解者也○且人之有是氣質卽有是
耳目口體其欲之大者莫如飲食男女○雖天地之大
無是氣質則已有是氣質其不能與人二之者必然
之理也○二氣感應○綱緼化醇○天資地而不亢○地資天
而不孤○化神奇爲臭腐○化臭腐爲神奇○亦猶人之有

看得氣質透○自看得性透○從無人說到此

飲食男女○而後有生成之功也○故人之有是氣質卽
有昏明強弱之不齊○未有不本陰陽五行純雜之氣
而有之者也○卽在天亦有晝夜晦明之不時在地亦
有山川風土之不一○人之氣未有不因天之氣人之
質未有不因地之質而有是昏明強弱之分殊者也
然此固不可以善言○亦未可遽以惡言也○卽以昏明
強弱之不齊○耳目口體之有欲○謂之善惡混○猶可也
若性則繼陰陽之道而成之○本無不善○而云性未成
善惡混者○性卽是氣○氣卽是性之說也○夫性不可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氣質氣質不可爲性而言善惡混者亦不過以性與
氣質生初同賦卽以混氣質者混之耳夫氣質雖有
性不變不化可以混言性雖有氣質能變化其氣質
而不爲氣質所變化不可以混言者也豈非不知氣
質無知而性有知徒以其不可離卽爲本可雜之明
驗耶况人之氣質其爲昏明爲強弱亦猶耳目口體
之附身而不自知者也使無是性與之俱賦而來其
言○至○此○猶○不○知○氣○質○無○知○四○字○者○必○非○善○讀○四○子
與草木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亦復何殊其
書人
明與強者自明自強亦不得而知其明與強也其昏

與弱者自昏自弱亦不得而知其昏與弱也惟有是
知覺之性與氣質同具於陰陽之中故均是人也與
之明理此能明而彼不能卽明始得以昏別之與之
行事此能行而彼不能卽行始得以弱別之然其分
自在氣質與本然之性覺無與也賢知之明與強由
吾本然之性覺而能益明益強亦氣質之輕清而明
且強耳其視昏且弱者雖過焉其過焉者自在氣質
與性無與也愚不肖之昏與弱雖由吾本然之性覺
而不能遽明遽強亦氣質之重濁而昏且弱耳其視

大極圖說論
明且強者雖不及焉其不及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
與也○呂與叔云三人一目而別乎色一居密室一居
帷帳一居大庭所見不同蔽於厚薄耳蓋言明止一
明猶性止一性其昏明之不同由氣質之不同耳故
耳○目○口○體○人○之○所○爲○足○以○累○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
爲○不○足○以○累○性○昏○愚○柔○弱○人○之○所○爲○不○足○以○達○性○者
也○古○之○聖○人○則○以○爲○無○不○足○以○達○性○橫○渠○乃○執○一○性
未成善惡混之人使之壘壘而繼其善必俟惡已盡
善并亡而始見天地之性是天地之性真所爲無善

無不善冥然寂然一無所爲之性而已矣其言繼善
既不本此性繼之以此性爲性之用其言成性亦不
本此性成之而反以此性爲性之體此又余之不能
爲橫渠解者也○且古之聖人其教人以復其性也未
嘗以分氣質者分其性亦以氣質無知之物苟能以
性之知覺爲主而變化之性雖不與氣質同體而氣
質且能與性同用者也○故古之聖人不徒以人之道
教人一本乎天之道教人者也○天之生人必有是耳
目口體而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飲食男女

而有以生之使人又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
非止明聖道與二氏對針刺其膏肓
昏明強弱之人使強與明者有以生之必使昏與弱
者莫不有以生之也天地生物之情在是天地生物
之道亦在是也夫天之生人有以生之如是生之而
又使自生之如是生之而莫不有以生之如是而無
是性是心以為之主而僅有以生之則亦猶夫草木
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故有是性有是
心而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存焉即有明聰恭從
存焉有是性有是心而後飲食男女有飢則思食壯

則思室存焉即有食則有其力室則有其別存焉有
是性有是心而後昏明強弱有其知其由存焉即有
生安困勉存焉此聖人本天道而為之即本天之成
人與人之自成之道而為之者也故天生人有是欲
而無主以制之不能無自亂之勢天生人有是氣質
而無主以變之化之不能無自棄之憂天若曰吾與
此直以天與人賦性命之○大旨○一貫○而○言之
萬物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為主而誰為雖天與
地同一道也天亦不能讓於地而獨有之是以言氣
質雖合天地言之言性命之理必歸之天而曰天道

大和圖說論 卷之五
聖人若曰吾與人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為主而
誰為雖聖人與人同一道也聖人亦不能讓於人而
獨有之是以言人以均是性命均是氣質言之而言
盡性至命之天道必歸之聖人而曰聖人之道聖人
尊天而不敢自卑其已有其形必踐是形有其欲必
正是欲有其性必盡是性以成已又盡是性以成物
能使天下有欲一如無欲有氣質一如無氣質人人
有其性一如吾一人有其性所謂經大經立大本知
化育推聖德之極至曰至誠誠之為言實也有也真
字字為異端說法

之謂也反言之為無妄妄之為言虛也無也偽之謂
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命之不已至誠之無息之
謂也又曰不誠無物命之不已而可已誠之不息而
可息之謂也不已不息其為物也至實至真無時不
有矣又何終始之有窮有極哉可已可息其為物也
一間之虛虛則無矣一毫之偽偽則無矣尚何物之
有尚何終始之有哉此聖人教人復其性人之從聖
人而復其性未有不以去不善而存善為旨者也惡
去而善存善存而性盡性盡云者盡其有善無不善

至誠無妄之實有者而已今橫渠云性之成也不曰惡去善存反曰惡去善亡不以有誠無妄可言善者言性乃反以無誠無妄不言善者言性吾不知橫渠以有誠爲善無誠爲善耶有妄爲善無妄爲善耶以至實至有爲成性耶以至虛至無爲成性耶此佛氏以吾儒之實爲虛以彼之虛爲實以吾儒之有爲無以彼之無爲有以吾儒之真爲僞以彼之僞爲真總之以吾儒之至誠爲妄以彼之至妄爲誠而已儒者惟不能知吾之至實至有不能不信彼之至虛至無

苟能知吾儒至實至有之誠而不妄自不信彼至虛至無之妄而不誠其於性與天道可謂能知之者矣又何至如佛氏今日斷六根祛八識而曰是皆妄也明日言心有其心性有其性而曰是皆妄也而不自知其所爲妄者非妄真者非真徒自反天道背聖人終其身自以爲道而已矣

發明氣質與性二義直從有天地以來至實至有之理不徒說性爲至實至有之理而已也能知天地之氣質不與性離不與性雜始知得聖人易有

文聖不為偏執以實至言之雖而曰也論賦天
論四旅動與此二義而論言天賦以來至實至言
其其也以此而論而曰矣
賦其也也也也非其真矣曰又天賦昔聖人
即曰言必亦其心卦言其卦而曰其昔也而不自
又論至賦也又今日謂六卦卦八篇而曰其昔也
至賦之也而不歸其然卦與天賦可謂論賦之否矣
此論賦言論至實至言之雖而曰也論賦之否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九

或曰佛氏以吾之有為妄以彼之無為真故人止知
彼以吾之有為妄而已從未有取彼之所為真者反
從而妄之也吾子之言不幾如昔人庸詎知彼之所
為妄者非真彼之所為真者非妄以資口辨云爾耶
余曰非也告子之論說彼自見為真而不妄矣孟子
止以切實不虛者折之今其書具在人人讀而知之
也此豈昔人堅白之辨所可比論者耶佛本身毒國
之人其人物風土與西域諸國略同天子彼國生此

一人亦可爲超乎其族類者矣彼習見其風土喜淫
好殺多由飲食男女而起因貪而生嗔因嗔而生癡
相爭相殺而無已究不免于生老病死爲人世虛生
之人故其教以不茹腥不畜室爲大一切耳目口體
謂之六賊設爲五戒自守以教人此其視天生耳目
口體如蠹賊之食苗心者然必欲除而去之者也豈
復有與人同此飲食婚宦之情者哉其視一身虛幻
神復厭而苦之又安知人倫爲何物肯過而問之然
彼雖不知有身而舍其身不知有君親而背其君親

未嘗不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者也彼既
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又豈不知彼之此
心此性與吾中國聖人此心此性亦豈有二哉彼知
彼之心性與中國聖人同自當與中國聖人存此心
養此性與中國聖人亦有何殊彼惟不知聖人以吾
一身所有本諸天地吾本天地之以命主乎氣者以
其性主乎氣不惟不知且不能爲也不得不出于舍
色身而求心性之一法使其所求于心性者亦如吾
所求于心性以求其心性則彼之所求于心性者必

○參○透○之○語○一○言○當○千○

大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性
不可得而求矣吾儒之心性必有是仁義禮智之根
于心者也必有是人倫有是成已成物之全乎性者
也彼方棄其身如棄臭腐割其愛如割贅疣而反肯
以吾性之所本有奪彼心之所欲無其視之也一如
六賊之賊其性者等耳故空一身之色相必空一心
之色相自謂性之爲性寂然不動湛然常明而後彼
之所認爲本無之體者自在也彼又以人之生死雖
殊神常不滅吾能以吾淨修之力自制于生時不能
自主于死後是徒能了生不能了死凡吾之爲此非

徒爲生而爲之爲死而爲之者也故必使六根斷入
識空獨存其本覺而後可以出輪迴証無生故佛氏
之道不徒無色無相爲空而已也苟無其心無其性
猶若有心性存焉者亦不可謂之真空也然彼之所
爲無其心無其性者不過取彼心性中實有之理一
切空之謂之無心無性耳謂能并取彼心性之知覺
而空之謂之無心無性并其知覺而無之可乎不可
乎故以彼所爲空虛者論之則不獨色相可空卽心
性亦可空矣以彼所爲寂滅者論之則不獨色相歸

寂滅心性歸寂滅即知覺亦歸寂滅而後可謂之寂滅也何者色相不寂滅固不可言無心性不寂滅亦不可言無知覺不寂滅亦不可言無無之為道一無而無不無者也有不一不無不止一不無而已也而無之道非矣苟自謂無一不無而有一不無此一不無即一有矣彼猶以無言其言妄而非真矣彼猶以無為旨其理亦妄而非真矣乃佛氏之道則又色相可無心性可無而知覺必不可無者也夫知覺之不可無吾亦知彼知覺之必不可無也豈徒佛氏自以其

破○其○說○不○得○不○代○他○說○然○後○我○破○他○說○却○他○自○破○即○一○有○矣○彼○猶○以○無○言○其○言○妄○而○非○真○矣○彼○猶○以○無○自○說○為○旨○其○理○亦○妄○而○非○真○矣○乃○佛○氏○之○道○則○又○色○相○可○無○心○性○可○無○而○知○覺○必○不○可○無○者○也○夫○知○覺○之○不○可○無○吾○亦○知○彼○知○覺○之○必○不○可○無○也○豈○徒○佛○氏○自○以○其

知覺為不可無哉故佛氏從色相所有而無之從心性所有而無之此從生而有者空其有而無之也至其死而無矣色相無而色相之根不無心性無而心性之根不無以此知此覺在也此非徒從生而有者無之必從其死而無者并無之而後所為無者斯為真無矣佛氏曰吾涅槃時寂然不動一真自如吾于一無而無不無亦何有哉然此亦彼自以為無而已矣亦自以不無為無而已矣而不知其必不能以不無而無之者以此知覺非佛氏自性中之知覺猶是

思入杳冥昭如白日

大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天命人性共有之知覺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無不
有之者也。吾天命人性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
者。非有靜無動之性命。非有靜無動之知覺。非有存
無發之性命。非有存無發之知覺也。其靜也寂然不
動。其動也感而遂通。其靜而存也。湛然而自存。其動
而發也。充然而自發。其湛然而自存者。所謂誠而有
其明之道也。其充然而自發者。所謂明而有其誠之
道也。天與人同此一道也。今佛氏生平之所修所証。
知靜而不知動。其寂乃無所爲通之寂。而不可以爲

寂也。知存而不知發。其明乃無所爲誠之明。不可以
爲明也。而欲以彼知覺入之。天命之不已。而獨已之。
至誠之無息。而獨息之。自歸于空虛寂滅之中。吾有
以知其不能也。此其生時說法。以一大事提人。死後
說法。又以一大事提人。如滅度後爲母忉利天說法。
爲帝釋坐孤山石室說法。又有生而吹藥度人。死而
卓錫度鬼。干與人世諸說。又有未生前在兜率天率
其徒降生而爲人。既死而天地災劫後。又復率其徒
出世而教化人。諸說所求脫輪迴而證無生者云何。

乃生求出世死又入世生求無生死復有生豈其生
而之死空心性冥知覺與世人無與者此心此性此
知此覺爲之死而之生心性不空知覺不空干與人
世者非此心此性此知此覺本無者爲之又別有一
心性知覺本有者爲之耶亦何暇問其說之欺誑與
否而佛氏一切空無存此性覺究不能空之無之其
爲真爲妄必有能辨之者矣

佛氏以無爲旨其勢必并心性知覺空之已破其
中堅又必并使無住脚處讀其文篇篇可作觀止
歎而不可作觀止歎方許讀其文

太極圖說論卷之六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

或曰余嘗讀佛氏書未嘗不疑之然未敢遽以爲欺
妄者以言心言性其教或有在耳今充類至盡所爲
空無究不能空無而立教詭秘付囑隱密意者其道
本無所有徒以煽惑人心有王者作人其人火其書
取其教而廢之而後可耶余曰昔夫子有言索隱行
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夫人至索隱行怪天下
之人知其背於大道而不爲者也其無述焉必矣而

反謂其有述必其有可述而述之也夫可述而述之者隱也怪也此其視魯之聞人齊之華士在四殺之律者相去不遠矣孔子聖人也非若世之惑其說而述之之人也苟非可為而弗為聖人亦何必言吾弗為之吾由其言推之此其言諸子百家不足以當之惟老氏庶足當之惟佛氏尤足當之孔子生春秋時不知有佛然其言一若為佛氏而發知天下必有索是至隱之理必有行是至怪之事必有是相率而述之之人蓋佛氏之言空無也非謂其不空不無言空

人讀書一經指點便成新義

無而非之也其所能空無者亦惟人生一切人我色相而空無之耳此人我色相人生大欲之所存放辟邪侈之所由起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所不能空之無之而彼獨能空之無之亦自以為至難矣至其心性之所有彼本不能空之無之者也然心則有真有妄旋起旋滅者也真則起滅猶可妄則起滅不可矣此其所為心無其心者非為真而無之為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性則無妄有真動靜如一者也心真性亦真可靜而可動者也心妄則

不獨為二氏指迷吾道宗旨亦不出此

性即不與俱妄可靜而不可動矣此其所為性無其性者非為真而無之亦為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故其心與性必至真妄俱無而後始言有其心與性夫真妄俱無是無心無性矣而彼自謂有亦有其無而已非有其有也借曰有之亦有其頑冥不靈之物而已矣夫以不頑不冥至靈之心性反令其頑冥不靈而不顧者亦為此入我色相在吾心性中不能無起滅動靜而空之無之非吾心吾性之本空本無而空之無之也然而心之與性有起滅

動靜吾猶可得而主之而制之者也吾能起而不起則不滅而滅矣吾能不靜而常靜則動而不動矣若夫知覺在吾性中此固吾儒所為不覩而戒不聞而吾○儒○戒○慎○恐○懼○根○本恐所為常惺惺者也可以不起而不能滅者也可以常靜而不能無動者也其在吾心性中滅時亦若起靜時亦若動者也無論佛氏不能并此而空之無之佛氏即并此而空之無之以反於本無知覺之先而証其果佛氏之道亦自謂死而不生不生而長死之道而已矣此佛氏之徒必稱佛氏滅度後居寂滅之

天行不寂不滅之事。幾於充塞幽明。彌漫沙界。其說之為欺為妄。有何足論。縱使其人死而猶生。其道滅而猶存。有不由知覺之不能空。無即心性之不能空。無而一切有為。不能作夢幻泡影。觀者本如是者。即以故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為天。終日言人。而不知人之為人。不知天之為天。又安知命之為命。不知人之為人。又安知性之為性。惜乎不得大聖人一指示之。以其淨修之苦行。求吾性覺之本然。使知本無隱之可索。無怪之可行。雖世世有述。而聖人必弗為者。

乃不足為者也。

此已并存無之界。是其安身立命處。即為身不安命不立之處。自非本聖賢至道指點之。必不能令其俛首至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四
有山堂

以不致為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一

或曰昔象山與王順伯論佛謂與吾儒所見略同止
義利公私不同耳紫陽以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
皆虛其源頭便不同非之愚謂吾儒之道有無虛實
莫不該之豈充類至義之盡止歸實有別無所為虛
之無之者乎余曰吾儒之道通天人死生鬼神而為
道一事一理其為實有者無不知為實有豈一事一
理其為虛無者有不知為虛無者耶惟知虛無之為
實有而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非徒以虛無為虛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有山堂

無也○惟知實有之○為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
之○非徒以實有為實有也○所謂知虛無之為實有而
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何也○人之有是形氣人之
實有也○而修短不齊○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
倫物人之實有也○而聚散不常○非實有而虛無者乎
人之有是心是性○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存養之○死不
得而存養之○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富貴動
名○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非
實有而虛無者乎○此非佛氏虛無吾不以為虛無者

惟將○虛無實有○四○字○逐一○說○破○字○字○俱○有○着○落○方

不○落○彼○套○中

也使天之生我○止有此實有之事○與我更無盡其實
有之理○與我雖佛氏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不舉而
虛無之哉○惟天有是事○與我即有是盡其實有之理
與我○吾能以理盡吾之事○則一事一理○皆不虛不無
至實至有之事○理吾不得以為虛無○而以為實有自
然之理也○使吾有是實有之理○吾反欲從而虛之○無
之○無論其不可虛之無之○且不能虛之無之○是徒見
吾之所為虛無者○與為虛無不見○吾之所為實有而
非虛無者○亦與為虛無其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為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六

卽與天[○]背而不可以爲道矣。此以虛無爲虛無者。不能爲虛無。惟以虛無爲實有者。能於吾實有盡之。卽于吾虛無無不盡之矣。所謂知實有之爲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之何也。人之形氣。修短不齊。人之所爲虛無也。大舜永年。無忝其生。顏子蚤夭。無愧其死。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倫物。聚散何常。人之所爲虛無也。人有無其親而事之者矣。有其親而事之。幸而爲舜爲文。可也。不幸而爲申生。孝已亦可也。人有無其君而事之者矣。有其君而事之。幸而爲臯爲夔。可也。不幸而爲龍逢。比干亦可也。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心性。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人之所爲虛無也。戒懼慎獨。以全其所受於生。曳杖逍遙。以歸其所賦於死。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富貴勳名。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人之所爲虛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禹之功能。不爭不伐。舜有天下。不有不與。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

者矣。有其君而事之。幸而爲臯爲夔。可也。不幸而爲龍逢比干亦可也。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心性。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人之所爲虛無也。戒懼慎獨。以全其所受於生。曳杖逍遙。以歸其所賦於死。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富貴勳名。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人之所爲虛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禹之功能。不爭不伐。舜有天下。不有不與。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

此○非○吾○儒○實○有○佛○氏○不○以○爲○實○有○者○也○使○天○之○生○我○
有○是○實○有○卽○虛○無○之○事○與○我○更○無○有○是○盡○實○有○卽○盡○
其○虛○無○之○理○與○我○雖○佛○氏○舍○實○有○而○虛○無○之○吾○亦○何○
必○止○言○實○有○哉○惟○天○有○是○盡○其○事○卽○盡○其○理○之○道○在○
我○我○卽○有○是○盡○其○實○有○卽○盡○其○虛○無○之○道○在○我○則○一○
事○一○理○吾○能○知○其○虛○無○而○必○盡○之○始○能○踐○其○實○有○而○
無○不○盡○之○自○然○之○理○也○使○吾○知○有○虛○無○之○事○理○吾○究○
不○能○從○而○實○之○有○之○無○論○其○不○能○不○實○之○有○之○且○不○
可○不○實○之○有○之○是○徒○見○吾○之○所○爲○實○之○有○之○者○止○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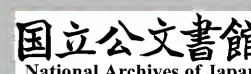
實○有○者○實○之○有○之○不○見○吾○之○所○爲○實○之○有○之○者○已○於○
虛○無○者○無○不○實○之○有○之○亦○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爲○人○
道○卽○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爲○天○道○矣○此○以○見○實○有○爲○
實○有○者○未○能○有○其○實○有○惟○以○見○虛○無○爲○實○有○者○能○于○
吾○虛○無○有○之○乃○能○于○吾○實○有○無○不○有○之○矣○今○佛○氏○所○
爲○虛○無○者○不○過○一○切○色○相○庸○衆○人○所○不○能○虛○無○者○彼○
欲○虛○之○無○之○耳○至○言○心○言○性○言○知○言○覺○雖○欲○一○切○虛○
之○無○之○必○不○能○虛○之○無○之○是○其○虛○無○非○真○虛○無○其○寂○
滅○非○真○寂○滅○而○後○知○此○性○覺○者○乃○天○人○性○命○之○本○源○

也○乃○人○倫○天○德○盡○人○盡○物○之○本○源○也○佛○氏○生○而○為○教○
 無○一○非○背○人○倫○棄○天○德○忘○人○物○之○事○及○其○死○而○為○說○
 無○一○非○盡○人○倫○合○天○德○成○人○成○物○之○事○無○論○其○說○不○
 足○信○假○使○就○其○說○而○詰○之○此○非○其○性○覺○為○之○抑○非○其○
 性○覺○為○之○耶○是○必○生○不○能○為○惟○死○乃○能○為○之○生○而○以○
 虛○無○為○實○有○不○能○為○之○死○而○以○虛○無○為○虛○無○乃○能○為○
 之○耶○然○則○吾○聖○人○生○而○踐○形○色○盡○人○倫○達○天○德○成○已○
 成○物○贊○天○地○通○幽○明○死○生○鬼○神○莫○不○本○吾○實○有○以○推○
 致○於○虛○無○化○行○于○百○年○道○存○於○萬○世○是○止○于○實○有○盡○

之○者○歟○抑○并○其○虛○無○而○無○不○盡○者○歟○乃○象○山○論○佛○不○
 以○有○無○虛○實○明○其○與○吾○儒○不○同○而○以○義○利○公○私○明○其○
 與○吾○儒○不○同○紫○陽○不○即○以○義○利○公○私○折○其○與○吾○儒○不○
 同○而○止○以○有○無○虛○實○折○其○與○吾○儒○不○同○雖○能○別○二○氏○
 之○非○亦○各○以○所○見○而○非○之○者○也○夫○道○至○有○無○虛○實○之○
 不○同○則○義○利○公○私○不○足○言○矣○何○者○有○無○虛○實○顯○而○大○
 者○也○義○利○公○私○微○而○幽○者○也○象○山○不○從○此○論○止○從○彼○
 論○之○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乃○有○此○義○利○公○私○
 之○說○耳○夫○道○至○義○利○公○私○之○不○同○則○有○無○虛○實○又○不○

足○言○矣○何○者○義○利○公○私○道○之○反○而○非○道○者○也○有○無○虛○
實○道○之○蔽○而○非○道○者○也○紫○陽○不○從○此○折○之○止○從○彼○折○
之○紫○陽○止○識○吾○儒○入○道○之○根○源○乃○有○此○有○無○虛○實○之○
說○耳○二○子○之○論○各○自○言○其○所○見○不○能○通○彼○我○以○為○見○
其○為○異○為○同○自○是○如○此○佛○氏○言○虛○言○無○又○加○以○私○利○
之○心○其○與○吾○儒○直○如○水○火○矣○而○猶○以○畧○同○言○之○象○山○
從○性○之○知○覺○入○道○者○也○止○知○其○言○性○覺○有○同○耳○不○知○
自○私○自○利○并○其○性○覺○亦○自○私○自○利○之○性○覺○矣○於○性○覺○
何○有○哉○吾○儒○之○言○實○言○有○莫○非○公○義○之○心○其○與○佛○氏○

之○道○判○如○黑○白○矣○而○猶○以○源○頭○言○之○紫○陽○從○性○之○真○
實○入○道○者○也○止○知○其○言○虛○無○有○殊○耳○不○知○自○私○自○利○
并○其○虛○無○亦○自○私○自○利○之○虛○無○於○虛○無○亦○何○有○哉○合○
二○子○而○論○之○佛○氏○之○為○佛○氏○有○不○曉○然○而○其○喻○者○乎○
或○曰○紫○陽○之○論○有○無○虛○實○愚○既○得○而○知○之○矣○敢○問○象○
山○言○義○利○公○私○之○不○同○吾○子○謂○其○識○佛○氏○入○道○之○根○
源○何○也○余○曰○聖○人○之○道○天○地○萬○物○死○生○鬼○神○無○不○有○
之○無○不○盡○之○者○也○佛○氏○之○道○其○所○見○止○於○死○生○一○端○
耳○彼○以○人○生○百○年○有○如○瞬○息○求○其○常○存○不○得○不○虛○無○



一切獨存此性覺於空虛寂滅中亦謂生不能常存
 惟死能常存焉耳夫人之性覺無知愚賢不肖而有
 之者也其生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為人其死
 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為鬼者也故聖人教人
 盡其性覺而為人不必更求其性覺而為鬼佛氏必
 舍其性覺於為人止求其性覺於為鬼徒以人不能
 常存而為鬼我能常存而為鬼公乎私乎義乎利乎
 且聖人之生死知生而不必知死者也佛氏必求知
 死者惟求其死而能自主耳夫性覺存而能主於生

自能主於死而佛氏必求死而自主者亦徒謂吾黃
 面瞿曇生而為此入死而為此鬼生吾知之死吾不
 能能令佛氏舌橋而不知之吾有所不能已也生吾知之死吾知之不能使
 天下人知之吾亦有所不能已也堯舜百有餘歲而
 死孔子七十三而死生平何嘗空一切所有而存其
 神其道常存於天下一如堯舜孔子之常存佛氏必
 空一切所有自謂長存一已之神公乎私乎義乎利
 乎則又曰吾之存吾神恐吾生而為佛死而不復為
 佛死而即復為佛恐再生而不復為佛耳夫佛於天

地間亦一人耳。堯舜孔子生而為堯舜孔子，死而為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生而為堯舜孔子，死而不為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佛氏必使吾死而不復生。此吾一人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此吾一人也。公乎私乎？義乎利乎？則又曰：吾懼吾道之不能常存也。吾以常存吾一人者，常存吾道而已矣。夫堯舜孔子之道，其在上也，化及萬方；其在下也，教被四海。其人存，其道存；其人亡，其道熄。堯舜孔子豈不知之。堯舜孔子千古作君作師之人也。以天不使吾道絕。

於天下。天必生如堯舜孔子之人，以常存之。即不必生如堯舜孔子其人，亦足以常存之。即并不必有其人，而吾道自常存於天下。佛氏以非存吾一己之神，必不能存吾一己之道。使一世二世十世百世無不由吾黃面瞿曇出世教人，而後可公乎私乎？義乎利乎？至其他科教經懺誇誕無稽，其為利而非義私而非公，抑又不足言矣。此余所謂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在公私義利之不同，使自私自利而可為道，即欺人妄人而亦可為道矣。紫陽舍此不一窮詰之。

大學圖說 卷之六 十一 木山堂

而止以有無虛實其源頭顯然與吾道殊者折之吾
 所謂紫陽止識聖人入道之根源者此也
 關佛而有是有非不能服佛氏者非佛氏不能關
 也我是非之人不能信我之是非之也非人不能
 信我之是非我是非佛氏而不能自信其是者果
 是非者果非又安望人之信我况望佛氏之服我
 乎桂山不求人信不求佛服惟求自信卽以信聖
 人者自信而已有無虛實義利公私剖析至此佛
 氏可以卷舌聖人必從吾言何況其他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二

或曰紫陽氣質之性是從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上知
 下愚不移未爲無本吾子非之其故可得而聞歟余
 曰此夫子言人非言性也言人之習而及性非言人
 之性而及習也張程止截上句言性與已言氣質之
 性若有合焉遂引爲夫子言性亦有不相近之說耳
 如止此一言諸儒謂夫子言性余獨謂夫子非言性
 而言人雖百口不能爭之矣從古聖人作君作師以
 率天下之人一日性天之事也一日教人之事也性

則曰存曰養若無事者也教則曰學曰反必有事者也必學之反之之功至而後存之養之之事成聖人教人窮理盡性人己交治去不善而就善之道盡于此二者而已至習之爲言與學反相近而不相近者也學之反之以去惡從善而言習則兼善惡而言以其人生平所自爲而言之亦兼風土俗尚而言之也如里之有仁鄉之有互南方之柔弱北方之剛勁或知其善而不爲或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一人然人人然少而然至老而然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者是也惟善與不善未有不本其人生平所自爲而成之故略其風土而專以其所自爲而論之也以故

漢疏宋解肯如此精析到底那得尚有疑義

習于善也難而常少習于不善也易而常多雖兼而言之而此則又若偏于不善而言之所謂習與性成者是也然又非從其所習之始卽以善惡爲一成不變而論定之必俟所習已成終于不變而始論定之也由其始而爲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始得稱之曰此習爲善之人始爲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始得稱之曰此習爲不善之人故以無良之人加氣

習之染自少至老耳濡日剽無非怙惡蔑終之事人
乃得而責之曰均是人也何至善惡之分途截然與
人如其相遠哉豈天生是兩種人其性之殊絕一
至此乎不知乃其人之習爲之非其人之性爲之也
若性則未有不相近者也乃追而論之之詞也近之
爲言因遠而言之也相之爲言因人之一遠一近比
精析至此能無歎服而言之也是論習而及性非論性而及習也今以夫
子言近必有不近者存是不以性與習相遠之人言
遠近而止以性與性相近之人言遠近矣苟必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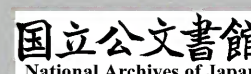
遠之人不論而必取相近之人而求其不近者論之
是性之不能無差等可知矣湯武之性必不及堯舜
之性中才之性必不及湯武之性下愚之性必不及
中才之性性之不能不分上下而爲本善之性卽不
能不分上下而爲本惡之性矣使夫子言性肯如是
而言性則維皇降衷蒸民物則夫子不本而言性矣
一陰一陽繼善成性子思孟子必不本而言性矣天
命謂性性無不善漢唐宋元明諸儒必不本而言性
矣而後世曲學陋儒言善言惡紛紛言性皆得託聖

人相近一言亦何不可之有哉今張程止知性有不
近乃氣質爲之使人知氣質之不相近性亦有不相
近者耳然則千古聖賢之言性既明言性千古聖賢
之言氣質又明言氣質而千古聖賢之論性不論氣
質論氣質不論性以氣質本有善有惡可言與性本
有善無惡可言如合一轍又何嘗以氣質善惡加以
性而論其善惡者哉乃必以夫子言氣質之不近卽
性之不近爲說既增氣質于性中又牽性于氣質中
必如是而言性吾亦安能復起聖人而折衷之惟卽

張程言氣質之性本夫子相近一言而言者言之性
者人之相近者也氣質者人之不相近者也以上知
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其爲善不必言矣苟上知之
性而稟下愚之氣質不能爲善如上知或且爲不善
如下愚是其爲不善原在氣質而不在性以下愚之
性而稟下愚之氣質其爲不善不必言矣苟下愚之
性而稟上知之氣質不惟不爲不善如下愚或且爲
善如上知是其爲善亦原在氣質而不在性而性之
本無近不近自在也與氣質何與焉如謂人氣質善

者性亦善氣質惡者性亦惡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
皆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為之即其人有善有惡之
性為之即其人受之於天有善有惡之天命為之是
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無一不本於天命之有善有惡
為之雖其人為之實天為之也從古帝王必以法制
強惡人而為不惡之人從古聖賢必以教育勸不善
人而為善人勢必至帝王無以為治亦相率而為老
氏之治聖賢無以為教亦相率而為佛氏之教矣奈
何必推不相近之氣質入相近之性中使天下為善

為不善之人既得自寬于氣質之不相近又得自寬
于性之不相近而樂其有是言是張程欲為聖人解
性不相近之是適足以証聖人性不相近之非而已
矣乃諸儒求夫子性相近之說而不得必從張程之
說說之吾不知其所疑於相近是以其性之善與善
者疑相近耶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善雖不同而同為
善即無不可同為善之人矣乃其中或有習而為不
善是其人習之過非性之罪也聖人又何必以其人
之性自有此善之大小上下不同為此不相近之說



大相圖說論
卷之六
性論
為習為不善人解耶如以善與惡同出於性止以同
出為相近耶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止可言相遠不
可以相近言者也而亦以相近言之其習為善者固
賢知之性生為之習為不善者亦愚不肖之性生為
之矣聖人止教人以慎所習人猶自諉於無才况追
似○于○極○深○極○刻○其○實○極○願○極○平○儒○者○習○而○不○察○
論其性之本不相近而徒以慎習教之有不人人自
諉而自棄者亦罕矣使聖人欲兼善惡言性亦如小
儒善惡混以性論性可也何乃論人所習之相遠更
指一本不相近之性以示之警之耶即紫陽

解性之善惡謂其初本不相遠如是至習之久而如
是以明性本相近之說然而人性善者其人初為善
維日孳孳終成其為吉人不必言矣若夫性之惡者
其人初為不善亦維日孳孳而終成其為凶人去性
初之惡不啻什伯千萬矣帝王之刑法天地鬼神
誅責尚不足以轉移之乃徒追而論之謂爾性初之
惡不如是之甚也○不足○以○警○之○更○足○以○勸○之○有○必○然
者矣論語二十篇聖人言性止此一言如聖人止以
性論性以性為善自言性善以性為有善有不善自

言有善有不善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自言無善無不
善聖人言性以教及門而垂訓萬世者也今相近之
說無善惡之說而若有善惡之說後人遂以善惡入
之無氣質之說而若有氣質之說後人遂以氣質入
之若無習相遠一語爲上文性相近申論而剖析之
可爲三嘆不幾以聖人言性乃模稜之詞鶻突之旨使天下紛
紛論性各憑一說以立言而性之裂於天下不巳久
乎惟言遠言近聖人亦言人之遠近言性言習聖人
亦言人之性人之習言性之相近習之相遠聖人亦

言此人之性與彼人之性相近此人之習與彼人之
習相遠以一爲不善之人與一爲善之人本不相遠
之人由其習之成而比論之其人之相遠可不謂至
相遠者乎以一爲善之人與一爲不善之人至不相
近之人原其性之始而比論之其人之相近可不謂
本相近者乎此雖以堯舜之聖與桀紂之狂從其聖
狂之已成而以性以習比而論之亦不過就其相遠
相近如是而比論之已耳况天下同類之人乎聖人
如是論習猶恐人之不慎所習至其習惡已成而無

大極圖說論
卷之六
可如何又從而申之曰人苟不至習之已成皆可移而善不可移而不善乃人之不移一善一惡必至相遠如是者惟上知與下愚其人乎一則習爲善必不可移而不善一則習爲不善必不可移而爲善其相遠如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卽承上習善習惡之人言之更不復言性而必曰氣質之性中又有此二種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何也苟如是是此二種人真性生而有然者矣是真少而如是長而如是雖至老而亦如是其不移者矣嗟乎聖人望天下人

之去不善而就善爲此言者亦謂天下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聖人能有幾耳其他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莫不有能移之才卽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嘗以其無才不能移而棄之也若羊食我其人生而卽知其氣質如是然移之而有以移之豈無其人移之而終不可移亦豈無其人而必以不可移言者何爲也哉且天下始而習爲不善其繼移而爲善如太甲之自艾又或始而爲善其繼移而爲不善如齊桓之鮮終故人雖上知苟非終其身不爲不善人雖下愚苟非

終其身必不為善聖人終不以不移限其為人使必
以聖人言習之不移是為生而上知生而下愚立說
為惟此兩種人自少至老必不能移之人亦必俟終
其身不移而後言之可也如徒以生而后稷即知其
性之善即以不移限之生而羊食即知其性之不善
即以不移限之此張程二子從氣質之性所定之人
而聖人止論天命之性之人從未有舉此兩種人而
限之定之者也上知如堯舜其維危維微如此而臯
益諸臣猶以儆戒競業進之未嘗一日不懼其移也

况下此者乎下愚如桀紂其為暴為虐如此而湯文
服事龍比進言日以悛心改過望之未嘗一日忘其
一移也况不至此者乎使夫子見一上知之人不俟
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惡者也見一下愚之人
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善者也天下之上
知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不善之人天下之下
愚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為善之人聖人未揣
其未先齊其始以限天下之人以定天下人之性此
可謂之聖人之言乎不可謂之聖人之言乎或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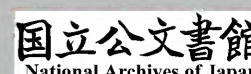
痛快○至此雖尺許珊瑚擊節碎之亦所不惜

則夫子有是不移之說矣。吾子必有意義存焉者。安在乎。余曰：使必以氣質善惡言性，又從善惡中特揭此兩種人，以明性之本有善惡，則是夫子之言不徒大謬於聖道，且大謬於天道矣。吾知聖人必不如是而立言也。其言上知下愚，亦言習也，非言性也。上言性近者，以明習之遠也。此言習之遠者，由可移而不移，因言習之不移者，以補上言相遠之不移。必如此兩種人，始可言不移。其餘皆無不可移之人，何至必令其習之相遠。一至此極也。子以上知之人，其習於

石亦應為點首

善也。必自少至老，不移于不善而言不移者，耶。上知如顏子，夫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三月不違，可為純乎仁矣。三月之後，猶不能無不善，惟其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則雖移而不移者，自若也。如是而能不移，三月之後，可以三年，可以三十年，可以終其身，保其不移矣。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取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當之。夫子之所為，惟上知不移者，此類是也。子以下愚之人，其習于不善也，自少至老，必不移于善，為不移者，耶。下愚如盜賊，此

○從○來○講○堂○語○錄○諸○書○能○有○幾○語○及○茲○文



必不可移者矣。然如奪姜肱衣被而不取，遇朱暉諸母而舍之，未嘗無可移者存焉。惟世有復惡已甚如高伯怙惡不悛，如晉靈與語之言說而不釋，法語之言從而不改，頻復頻失，一暴十寒，此其人吾知其為善之無成而積惡之自斃，亦何必俟終其身而始決之。聖人未嘗不為之咨嗟痛惜，為吾末如何。雖欲不謂之下愚，不可得矣。不謂之不移，不可得矣。聖人所為，惟下愚不移者，此類是也。且子以天下為惡之人，皆生而下愚之人為善之人，皆生而上知之人乎。桀

紂之智，拒諫如流，盜跖之口，飾非自喜，充其性生之

言理不周，匪無遺必多，滲漏非通，儒窮理不能

才為上知而有餘者也。至如申生之孝，尾生之信，鮑

焦申屠狄之疾，世殺身比諸飾行盜名之徒，真天性

至愚至戇，不聰不慧之已極者也。一則雖諛以上知

而必不移于善，一則雖詆以下愚而必不肯移于不

善。以此論之，天下之人可以上知下愚，分善惡而謂

其一本於天性，然歟否歟。子今而後可以知夫子之

言不移，是言習而非言性矣。可以知上知之人不必

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真不移于不善者也。知莫知于

此○上○莫○上○于○此○矣○下○愚○之○人○不○必○不○移○而○終○于○不○移○
斯○真○不○移○于○為○善○者○也○愚○莫○愚○於○此○下○莫○下○于○此○矣○
而○奈○何○必○以○此○兩○種○人○為○性○生○而○以○善○不○善○之○不○移○
歸○之○彼○中○才○之○人○可○移○而○善○可○移○而○惡○者○是○亦○一○性○
也○昌○黎○所○謂○性○有○三○品○者○非○耶○而○諸○儒○又○從○而○非○之○
者○何○也○

令人頤解

桂山嘗言凡明天下之理道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不得求之聖人所不言而得之求之聖人所不言而不得仍求之聖人既以言之而何以又有所不言自有以得之此真能窮理之妙訣世儒知之者罕矣讀此篇百遍而不厭能無三復其言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三

或曰聖賢言性孟子為多然既以孟子性善為言性之原本又謂其難指言但從所發之才與情言之致使後儒參差其說蘇子由且謂孟子性善是學子思而漸失之何耶余曰自古聖賢言性從未有如孟子之言性至精至切通乎天人之原本而言之者也雖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堂而論之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孟子豈欺我哉蓋言性至天之命而性之原本已盡矣使必于天之外求之自必以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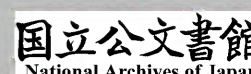


二氏之言無而言性者言性矣人之有性原本于天

文情迂迴曲折其意義則直遂勃發千古奇文

天者吾仰而可見者也命者吾求而可知者也而二氏必從天之上不可見不可知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而彼與我無二道無二天也吾何必止言吾可見可知之天而不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惟吾以可見可知而為有彼以不見不知而為無吾安能舍吾可見可知之天而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可見可知之天為有即以不見不知之天亦為有吾之所有吾之有

也彼之所無亦吾之有也吾雖兼彼而言之可也惟彼以不見不知之天為無彼以吾可見可知之天為非無彼之所無彼之無也吾之所有又彼之所無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必不可也此其說余非以彼之言性亦必有之理而取以為言也子以孟子言性猶未精一似二氏為尤精故取而復論之以明孟子言性之原本舍此無可復言而已至孟子言性之發見直指性之情與才而性之發見已盡矣使必于性之外求之自必如張程以氣質言性即以氣質言情與



才一性而二之矣。人之有情與才而發見于性者，性者吾性之靜存而可知者也。情與才，吾性之動發而可識者也。張程以氣質言性，卽以氣質言情言才。此從性之外，取其自爲知而言，知自爲識而言，識者也。張程必欲取而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吾與彼無二情，無二才，卽無二性也。吾何必止言吾所知所識天命之性，而不言彼所知所識氣質之性，惟吾以所知所識有善無不善之性，而言情言才，彼以所知所識有善有不善之氣質。

而言情言才，吾安能舍吾所知所識之天命而言彼所知所識之氣質。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所知所識之性爲情與才，卽發見于彼所知所識之氣質，亦爲情與才。吾性所發見之情，此情此才也。彼氣質所發見之情，亦此情此才也。吾雖兼性與氣質而言之可也。惟彼以所知所識之氣質，非發見于吾所知所識之性，而爲情爲才，彼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有不善之情與才也。吾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無不善之情與才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不可得也。此其說

非謂彼言性言情與才有從同之理而取以爲言也
子以孟子言情與才猶未切一似張程爲尤切以明
孟子言性之發見舍此無復可言而已蓋從古聖賢
言性不恆言者也無所庸其恆言也不深言者也無
所庸其深言也性之理發于情而統具于心非盡其
心者不足知其性也今之人孰不能言性不可謂之
知者以不能盡其心也盡其心則性不求知而自知
之矣卽一仁之必盡存其仁不仁之必盡去其不仁
而知之也故知其性則天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命不

求知而自知之矣人學聖人之所學修君子之所修
操得舍失存誠閑邪已立已達以廣仁不欲勿施以
行恕終其身求其身之無疚心之無間如不及者此
真盡其情與才而能窮理盡性至命斯爲聞道之人
孔孟之門其人亦未易枚舉而稱之矣奈何曲學小
儒不能學聖人之所學且不能明聖人之所爲教而
曰聖人教我不過人人所知如所爲文行忠信者而
已至性與天道聖不恆言雖子貢尚不可得聞喟然
而歎曰吾不得比于朝聞夕死之人曾不如釋氏一

語參提一朝省悟之爲快也不亦大可哀也哉自古
聖人日教人以盡心知性之實事而學者自憚于存
心養性之實功告子荀卿之徒昧性命之本原循氣
質之美惡始分善不善言性執一端指一事引喻粗
鄙立說支離顛愚之輩鄙陋之夫從而師之習之既
無古聖人作君作師以正其統二氏之教充塞仁義
流傳而莫能止從事聖門之徒喜其推論之虛無指
歸之幽渺反疑聖人於彼氏言說秘而不發一似不
能深言而彼能深言者然又以天下之人原有此善

惡之人原有此善惡之事原有此善惡之氣質原有

百家言性隱怪鄙陋和盤托出

此善惡之性命而古之聖賢必以善之一字歸性而
言之豈性爲天所賦之性而氣質非天所賦之氣質
乎其所爲之善惡非本性與氣質所爲之善惡乎勢
必至言性爲有惡而不惜言性爲有善有惡而不惜
言性爲有二性而不惜又求其說而不能盡得也不
得不言性爲無善無惡而亦有所不惜矣嗚呼此可
謂深言性乎此可謂聖人不深言性而彼能深言者
乎嗟乎古今聖賢言性猶有過于孟子言性之精切

如此者乎孔子以仁義禮智四德言性當唐虞三代性道大明之後天下無知愚賢不肖止有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從未有如告子荀卿楊朱墨翟自立一說以亂性者雖齊之華士不過以不臣不友亂君臣之大倫而太公誅之魯之間人不過以言行巧偽如莠之亂苗而孔子誅之故莫不以性之有是天德人倫孳孳焉求盡其道而不能也至戰國時孔子之道幾息矣老莊之徒又以絕聖棄智放廢仁義猖狂縱恣其說而性有善惡諸說從

是而興孟子于時去孔子纔百有餘歲已若別一世

界矣使僅以孔子教及門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以教

論世隻眼從古無之

天下而天下知愚賢不肖之人方且疑性有善惡道

無仁義安望其盡能知之如曰仁人性也天下之為

仁者有不知其為仁而為之者乎而天下之為不仁

者有不知其為不仁而為之者乎知其為仁而為之

者曰性也知其為不仁而為之者亦曰性也如曰義

人性也天下之為義者有不知其為義而為之乎而

天下之為不義者有不知為不義而為之者乎知其

為義而為之者曰性也知其為不義而為之者亦曰性也此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紛紛而起也孟子不得已知以仁義言性猶未足而○以○性○所○發○之○情○與○才○言○之○如○言○赤○子○入○井○怵○惻○隱○之○心○言○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心○又○以○乍○見○言○其○粹○然○以○乞○人○不○屑○言○生○死○不○能○奪○此○其○情○與○才○之○流○露○于○性○中○人○所○不○及○知○不○及○計○不○待○思○不○待○勉○自○然○而○發○見○之○情○與○才○辟○諸○草○木○一○絲○之○萌○芽○一○縷○之○枝○葉○莫○不○從○根○本○而○發○之○者○以○為○此○天○下○無○知○愚○賢○不

讀象山講義利而淚下讀此自應痛哭

肖○人○人○有○之○不○必○為○仁○為○義○賢○人○君○子○始○有○之○也○天○下○言○性○之○原○本○其○精○切○有○過○于○此○者○誰○氏○之○言○耶○天○下○言○情○與○才○之○發○見○其○精○切○有○過○于○此○者○又○誰○氏○之○言○耶○如○此○而○言○性○言○情○猶○欲○兼○氣○質○而○言○之○雖○天○下○百○千○萬○億○之○人○有○百○千○萬○億○之○氣○質○亦○何○與○于○吾○之○言○性○言○情○而○必○兼○而○言○之○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哉○然○而○人○人○有○是○四○端○之○情○而○自○暴○者○不○能○充○也○人○人○有○是○為○四○端○之○才○以○充○四○德○之○性○而○自○棄○者○不○能○充○也○終○成○其○為○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之○人○豈○非○所○為

牯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者耶人皆為
 善彼獨為惡苟非性生何以人禽相去若是其殊絕
 哉告子之徒曰吾言性有善有不善良不誣也張程
 從而解之曰此非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苟卿之
妙○義○微○言○談○笑○而○道○文○章○至○此○化○工○化○工○
 徒曰吾言性惡良不誣也張程又從而解之曰此非
 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張程止知人以氣質故別
 立一性為天地之性解耳而不知帝王聖人於此等
 人不惟不以氣質正其罪不惟不以性之溺于氣質
 正其罪直以受天地之性而滅天地之性執其人而

大○正○其○滅○性○之○罪○者○也○故○人○之○為○惡○未○有○不○起○于○氣
 質是首惡者氣質也舍是不誅而反坐性而誅之者
 人之有身猶人之有家國也身之有心而載性以行
 猶家之有主國之有君也人之有氣質猶家之有奴
 隸國之有臣僕也身統于心家統于主國統于君天
快論○申說一番○彌覺緊切○孟子○子○七
 道之常也人道之正也今以氣質役于吾性者反使
篇多有此
 吾性從而受役焉是猶家不統于親國不統于君而
 為人臣子反挾制其君親惟吾所欲為雖欲其不為
 亂臣賊子不可得矣所謂辨不蚤辨以致于此是誰

之過歟。帝王之刑人刑故無小而怙終賊刑雖殺之而不怨者非此也。耶聖人之棄人知過不改而復惡已甚雖棄之絕之而無辭者非此也。耶故人而不失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有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性之才人而苟失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有縱恣其氣質以賊其性之才惟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有其情與才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者此皆功罪之所不及也。嗚呼亦惟天下之人如是者衆也。此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孟子

之言性言情言才而不言氣質以氣質無與于性而不言一何深切著明也哉

孟子一書諸儒習讀之書至言心言性字字與孔子相發明譬諸孔子言心性之本根孟子悉取本根之枝葉花實而發揮無餘乃讀之者反謂孟子說得淺說得粗安得不謂二氏說得深說得精嗚呼孟子爲孔子功臣安得不謂桂山爲孟子功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四

或曰諸儒言性有善有惡固無所遁其詞矣至無善無不善其說猶遁于天命之初人未曉然于必無是理吾子即從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使天命人性如日月昭揭于中天不亦可乎余曰從古聖賢言性至矣備矣吾本聖賢所言天命人性無不一歸于有亦至矣備矣今無善無不善之說告子能言之佛氏能發之天下之人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信彼之言無不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能不信彼之

言無彼遁于天命之初而言無者推測之言也吾追
 求于天命之初而明吾之有彼亦以吾為推測之言
 也○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孟子子之言尤信吾言仰而可知可見之天彼猶遁于不可見不可
 知之天人信者半疑者半况吾又以吾之推測而推
 測彼不可見不可知之天明吾有而正其無彼獨無
 所為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而遁之耶人即不信彼其與不信吾均之
 不信耳雖然聖人言性未嘗于不可見不可知言之
 雖異說紛紜吾終得引聖賢而正其說者彼以不可

見不可知言之吾惟從聖賢可見可知言之自足以
 正之耳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巳矣無已亦取
 其故而言之可乎然吾言天彼亦言天吾言命彼亦
 言命人人可見可知者皆故也惟吾言性之有善無
 不善彼言性之無善無不善吾以為故彼亦以為故
 吾言吾之故不以彼之無善無不善為故彼亦言彼
 之故不以吾之有善無不善為故吾亦無如彼何也
 今吾不得已而仍取吾言故與彼言故之同者而言
 之則舍天與命言之不能也吾為子言有善無不善

仍于天與命言之而能明吾說則彼之無善無不善
 庶幾不辨而亦自明矣今夫天地之為天地二氣而
 已其氣之輕清者為天氣之重濁者為地是同一氣
 而天之氣必有異乎地之氣矣故言氣則地之氣既
 以重濁不得與天比至言質則天若無與焉而一歸
 于地以氣與質二者較之地氣之重濁不得與輕清
 比而地質之重濁不特不能與天氣之輕清比且不
 得與地氣之重濁比矣故天之氣輕清者也地之氣
 重濁者也地之質尤重濁者也又可知矣人非氣不

生而人之氣合陰陽而有之必統而歸其氣于天以
 天之氣統乎地之氣而有之也人非質不生而地之
 質合陰陽而有之必舉而歸其質于地以地之質本
 乎天之氣以成其質而有之也此人生分天地而有
 氣質之說也若夫有是氣必有是理氣以理為體而
 主乎內理以氣為用而行乎外所謂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人生天地之中不得謂氣止天之氣理止天之
 理者即不得謂性止天之性命止天之命也然而止
 言天之性不言地之性止言天之命不言地之命非

天地有二氣有二理也以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理載于輕清之
分疏○至此如數家珍○隨地湧出莫非眞珠
氣中非地之氣可得比之况地之質可得而比之乎
故地之理即天之理而天之所不有也地之氣即天
之氣而天之所不有也天之所不有者地之重濁猶
以有天之輕清而地之氣若忘其重濁即地之質亦
若忘其重濁也若天之輕清雖有地之重濁必不少
移于其重濁之氣况少移于其重濁之質乎此天之
所有地不能有而地之所有天雖有之亦天之自有

之非以地而有之也故天與地雖以二氣言之止一
氣而已一氣者天之氣也止一理而已一理者天之
理也言天之命者止言天言人之性者止言天不得
以地之氣與天並之亦不得以天之理與地之理並
之亦不得以天地之性與天命之性並言者也故言
道則博厚高明可言天地之道言德則資始資生可
言天地之德至于言命則顧諟天之明命不言地而
言天言性則維皇降衷若有恆性不言地而言天由
是言之天之氣統乎地與萬物之氣氣之大原也天

之理統乎地與萬物之理理之大本也人之性不本
于天則已本于天而有善無不善是天抑無善無不
善是此非知聖人參天贊化之性不能言之歎乎人之性不本于天之命
而有善無不善是命抑無善無不善是命乎且彼所
謂無善無不善者乃二氏游遁之辭一如無極而太
極之說也既曰無不善則善可知矣既曰無善則不
善又可知矣今即天之命與彼推而論之彼以何者
為無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為者為無善矣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有所為無所為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為

天以已為不善以不已為善者也而謂之無善可乎
彼以何者為無不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為者為無
不善矣其道不二生物不測有所為無所為乎此可
知天之所以為天非以冥冥之無不善為天抑以昭
昭之無不善為天而徒謂之無不善可乎且無善無
不善合而言之不過有物混成之說耳亦不過以性
之初本混成言性不過如嬰兒離母腹時其混成猶
在耳過此則無非鑿破混沌之時矣是必人生而嬰
兒死而嬰兒而後混成之性復還混成之天斯可合

其無善無不善之說者矣。不則嬰兒以後稍有知識。日鑿一竅。日失一混沌。七竅鑿而混沌死。其性死而其人存。猶弗存也。自必閉目塞兌。形若槁木。心如死灰。而後復吾嬰兒。以還吾混沌之性于天。而不自知其所為混沌者。乃氣也。非道也。嗚呼。如是而言道。如是而言天。是徒欺天之無言而言天。欺道之不言而言道。豈非聖人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耶。今卽天地之間。自人類以及鳥獸草木。芸生類聚。如是其無窮也。有一非天為之。有一非

二氏如伏幽奔之中必列炬鳴鼓而出之

天之道為之耶。是天之為天。雖盡天下人之心神氣力。窮極工巧。不能及。化工萬一之天。非冥然上浮無思。無為無知無識。而自抱混成之天。可知已。以人身之一端言之。九官百骸。賅而存焉。缺其一。固不可以為人矣。至于心腹腎腸。養以飲食。療以醫藥。入于冥然。不知不見之中。分陰陽五行。以達于官骸。莫不有條有理。而不可紊。此人之為耶。夫天于人之一身。其安排造作。一出于自然。而然若此。而獨于天所賦之性。存于人心。大之察天地。小之明庶物。神

化無窮者必以天爲混沌無知無善無不善者當之
豈非不以性言性而不知言氣非言性卽以性言性
而不知無氣亦無性不惟不能言人所知所見徒能
言人所不知不見不惟不能言人所不知不見徒能
言已所不知不見爲所知所見以欺天下之人者耶
古今言性者雖有諸家及二氏之不同其言有善有
惡者固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而一之至二氏亦不
知氣質與性之分殊乃欲以認氣爲性者言性以離
氣爲性者言性苟能知氣自氣質自質性自性則天

命人性不難一而貫之不爲二氏而爲聖人之徒矣
或曰人之善惡由氣質而有較然若此諸儒窮理猶
未明于此何耶余曰聖賢之言氣質亦未嘗卽以善
惡歸之也其言氣質亦徒以美惡別之耳惡之爲言
亦對美而言之猶言純疵之謂也故從乎天之氣無
不美從乎地之氣不能無不美者輕清重濁之分也
從乎天之氣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列行四時之不
減歲月之有常不可不謂美而善者也從乎地之質
如金之有金鐵金固美矣鐵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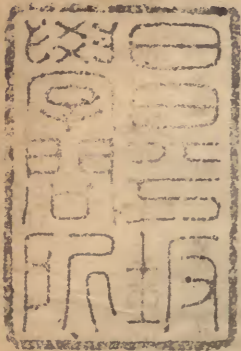
之有良散良固美矣散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水之有清濁清固美矣濁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土之有玉石玉固美矣石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從乎天之無不美自無不善從乎地之有美有不美而不能無有善有不善也以氣質分言之猶若此况于性之獨本于天者乎卽張程言天地之性亦非善言性者也終不若聖人言天命之性之爲至也然人之氣質雖有昏明強弱之不齊聖人必不遽以善惡歸之者不過以氣質美者其從善也易氣質不美者其從善也難而從

不善易耳必俟其爲不善而以不善歸之此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不亦情見于詞哉余前言人性何嘗本有不善亦不過反乎善不得以惡歸之亦不過飲食男女之欲反其善而爲不善以至惡極而不可解者如是耳故人雖聖人不過曰敬勝怠者吉怠勝吉者凶人雖凡人亦不過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而已古之帝王所由以天下之人不能順其欲復其性而引爲已過者亦獨何哉嗚呼人性之有善無不善如是諸儒窮性命之理必求其性之惡而歸之求其

性之惡歸之不得又不肯以其性之善歸之又必以
無善無不善歸之即程氏以性即理也之說不以性
之有恆性之有則而歸之以善者惟不知聖賢言性
善非若槩言事物之理之善乃以性之有條有理可
指可數無不備美之善歸之者也而程氏徒以理槩
之是豈灼見性體之言哉亦猶未離乎二氏混成之
說而已矣

孟子一書從來是非不一以其較孔子發泄無餘
世儒不能從其與孔子貫通處說乃以自不能取

孟子貫通孔子處反舍孔子而專摘孟子多以已
意不能與彼貫通處非之亦足慨已桂山洗發意
義莫不縷塵析毫讀吾友紫臣評桂山諸論謂孟
子為孔子功臣桂山為孟子功臣二語真為確論



文正乙丑

